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葵花界中

洪放

万物皆有界。山有山界，水有水界，树有树界，草有草界。葵花界在北疆辽阔的大地上。那界被阳光照耀着，金黄，翻涌，一浪一浪，无边无际。车子穿过这葵花界，就被它淹没了。满车身都是葵花的金黄。打开车窗，葵花就在指尖上，就在眉睫上，就在天与地之间，那界，像一面巨大的绳子，将时光与我都结在了其中。

——我甚至愿意就此躺下，成为葵花界上的一块界碑。

不到北疆，难以感知所谓的地大物博。物博且不说，地大，那可是真正地让人震撼。从前一直在江淮丘陵生长，到处是山，大的山，小的山；大的丘，小的丘；在这些山与丘之间，有一些被我们称为“平原”的地块。地块上到了秋天，稻子金黄，也很是动人。稻浪比葵花的波浪更为细碎，也更与江淮丘陵的地貌贴切。人走在稻浪之中，也会被淹没。偶尔会飘出稻浪，如同河水中伸出的游鱼黑色的背鳍。那是很多人喜欢的，上学路上，孩子们就时常出没在稻浪之中。村子里那个时常吟诗的疯子，会在稻浪的起伏中，高声唱歌。

那或许也是稻浪界。如同这葵花界。在万物自己的界上，万物呈现出恣肆汪洋之势，那是它们内心深处的原动力的爆发，是一种生命在天地间，所呈现的原始而昂扬的姿态。

车子继续行进。葵花们的声音，交织着，里面仿佛还夹杂着虫子的声音，阳光的声音，风的声音，甚至水的声音，泥土的声音。众声交织，我的声音也在其中。我们已经弃车而行。我们进入了葵花界。

只有在这葵花界，声音也是有形的。圆圆的，盘子一般，四周长满青灰色的叶子。而中间，葵花籽们密如蜂房。一个个的，像探着头的孩子，又似低着眉的恋人；阳光打在它的脸上，那脸的光泽，也是金黄的。所有的金黄，都向着同一个方向。世界上这无比强大的注目礼，或许只有葵花界才有。它们的一切，来自太阳，又以这注目礼，感恩于太阳。

纪德曾有过一本著名的书《人间食粮》。来北疆前，它本来是我必带的书册之一。但临行时却忘记了。“万物在清晨开始，那是内心的爱的欢乐！”这样的句子令人心悦。隐身于这葵花界，我就想起这句话，想起纪德在大地上行走，感叹于人间食粮在精神与肉体双重层面所带来的欣悦。如此想，便一下子深入到葵花界的本质。

如此浩大的葵花界，如此繁复的葵花界，如此与天地相连的葵花界，它其实也就是完美的人间食粮——

我回想起葵花第一次来到我们老家的情形。

早些年，葵花并不在江淮丘陵的物产名册中。1970年代，它不知经谁人之手，来到了我们村子。它只是一把瓜子，扁长形，与南瓜子不同，它的仁是青色的。它被种植在屋后的地角。不久，便长出小苗，与高粱的苗相似。再不久，它便现出了原形：它的青灰色的叶子，上面覆着细毛，秆子上的毛有些刺人。它长得快，六月刚过，它开出了花朵。这花越开越大，最后长成了一大堆。盘子里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瓜子。秋天，成熟炒制的葵花籽在家家户户间流动。第二年，村子便成了葵花村，到处都是葵花。只不过因为地势，也因为田少，葵花都生长在角落里。三五棵，成不了气候。再后来，葵花却从江淮丘陵消失了。它的到来与消失，如同季节，眉宇翕动间，便悄然而过。

葵花界中，很多的北疆故事，浪漫的，苦难的，哀怨的，幸福的，圆满的，残缺的……它们一经说出，便与这葵花界无关了。后来，我回到江淮丘陵，在写作长篇《百花井》时，心头一次次地涌动着这无边的葵花界。让我的主人公，在葵花界中邂逅了一场爱情。我让他们留在葵花界中，贴着阳光，贴着金黄，贴着泥土，为爱情舍弃一切，成为众多葵花中相拥得最紧的两盘；同样，也是因此而最为苦难、最为坚实、最为倔强的两盘。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◆书心书影

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

——汪兰根《山花烂漫》序

储劲松

这些年喝过几次汪兰根先生的酒，一杯又一杯，一次又一次，一年又一年，就像前生欠我许多酒债一般。其人讷讷若木，其情恳切如石，其酒甘美肥厚似脂。先秦的人说：“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”意思是，我有芬芳扑鼻的美酒，愿与你同饮共乐。其人慷慨好客如此，易醉的不仅仅是酒。

每次酒罢，于风中各自飘然散去，暂时相忘于江湖。如是这般好些年。一直不知道他在埋头写文章，写的还是长篇小说，而且是六十余万字的三部曲。其人内敛谦逊又如此，叫我好生惭愧。

昨年秋日的一天，当汪兰根双手捧着墨香浮动的《头陀河》，如同捧着一个圣洁的婴儿，来到我跟前，我当时很讶异。又听他说，他写的是“头陀河三部曲”，第二部《山花烂漫》也即将完稿，我简直被惊呆了，就像见到天外来的剑客。

先秦的人又说：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”白鹤在青山的北面杭杭而鸣，它的同类在林中声声唱和。写文章的人之间，应当如山间优雅的鹤群，同声相应，起伏呼应，高声唱歌。所以当年

◆信笔扬尘

毛毅衡

李利忠

毛毅衡是我多年前一位房东的儿子，他当时11岁。

有一天我无聊，见毛毅衡在院子里困兽般游走，我看了一会儿，就叫住他。我说，你怎么不去上学？他说，上学？没意思的。我一听，立即来了精神。我说，一些年前，在我们村里，像我这样的男孩子，大多调皮捣蛋，旷课，打架，三五成群地去偷队里的西瓜，在老师面前耀武扬威、不可一世，总之不学好。后来，我们长大了，譬如我吧，只得去做一份让人眼前发黑的工作，没有固定的住

所，一辈子摸爬滚打……最后我总结说，小时候的确应该多读点书，这样才会前程远大。我这里话还没有说完，他那那撇撇嘴已走得很远了。

过了两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发现门上多了一条用粉笔写的标语，一看就知道是毛毅衡干的好事。一手字写得很不错，该直的地方决不带弯，该勾的地方决不伸腿。标语的内容是：“我是你爷爷。”比王朔的“我是你爸爸”还长一辈，真是萝卜虽小辈儿大啊。这使我想起，我爷爷已经去世很多



《山花烂漫》汪兰根 著 黄海数字出版社

他今春捧着《山花烂漫》的书稿，让我在卷首补缀几个字，我以为这是嘱托，是信任，也是同气相求，是殷殷鹤鸣之意。

“头陀河三部曲”写的是汪兰根的家史，



云蔚 汤青 摄

◆小说世情

兔崽子

吴新生

二哥不是我亲哥。城西四眼井一带，街坊四邻，男女老少，无论是谁都叫他二哥。二哥比我几岁，那些年，二哥与我是一房东与租客的关系。

我记得就在我搬进房子的当天，我便和二哥喝了一场相识酒。这场酒，注定了我们多年的情谊。

二哥的儿子东东今年八岁了，这孩子三岁就认识我，喜欢跟我玩游戏，我们一起看蚂蚁打架，一起给小动物喂食，相处得十分融洽。二哥夫妻俩看我与孩子这么投缘，也不问我是不愿意，择了吉日，摆下认亲酒，当场让孩子磕头叫我干爷。当然，我也很乐意收下东东这个干儿子。

据说二哥祖上家产颇丰，尽管现在他夫妇俩都已下岗，但靠着爷爷留下来的老房子出租，仍能过着晓二郎腿嗑瓜子的日子。二哥身上散发着淡淡酒香，也难怪，他手里永远会有一个酒盅，有时是玻璃的，有时是粗陶的，有时是细瓷的，一天到晚和酒较劲，动不动就喝得东倒西歪。我们住在一个院里，他家来客了，喊我去作陪，隔天，我钓了几条小鱼，请他来喝酒。每每

把酒临风，必高歌浅吟，有意思的是，常常喝着喝着，我们就都沉默了。

一个周末，单位临时加班，我忙到中午才回，刚到家二哥让我过去喝酒，才坐定，上辅导班的东东也兴高采烈地进屋了，他放下书包就蹦蹦跳跳跑到院里，估计是找白雪玩去了。其时，二哥已摆好碗碟倒上酒，又端上一盆色香俱全的菜，得意洋洋地对东东喊道：“别找了，快来给你干爷敬酒，再尝尝我今天的手艺，我把‘白雪’做了一道大菜。”

白雪是东东养的一只小白兔的昵称，由于通体纯白，故取名白雪。东东一听爸爸把白雪做成了菜，忙跑到墙角边的兔舍，里边哪还有白雪的影子。他迅速跑回桌前一看，爸爸没有撒谎，盆里的红烧兔子头正对他龇牙咧嘴，这哪是一道菜，分明就是他八脚大块的好朋友！东东瞬间崩溃，站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哀号，而二哥漫不经心地用筷子在盆里夹起一块碎肉，喂到东东嘴边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好香啊！来，吃一块。”并热情地招呼我喝酒吃菜。

我抿了一口酒，突然看见东东转身跑到

人物、地理和故事大多有其原型。就像大山之间那一弯清凌凌的头陀河水，文字质素澄澈，叙述从容深婉，故事波折荡漾又余音泠泠然，写得好看也很耐看。

书中有方言民歌，有良风美俗，有河山胜概；有乡里话，有农家话，有夫妻床头话；有酸辣，有苦甜，有人间百味；有历史，有现实，有本色真性情。三部曲是家史，其实也是乡史、县史，甚至也算得上青史的一部分。书中的人物，都是青简中人，事迹与山河同在，只是纸上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。写三部曲的人，为山野中人立传，诚为史书之外，自有一股可爱可敬的痴气。痴气是傻气，也是蓬勃真气，是浩浩荡荡的元气。古今以立言为使命的人，谁人不是痴人？

文学不只是作家私人的清谈，更是全人类求真、求实、求善、求美的崇高事业。痴迷于文学的人，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，都是素履之往，向阳而生。

大地之上，不仅生长草木与禾稼，生长鸟兽与人类，也生长烟霞泉石、智慧、方言、民谣、风俗人情、历史和文学。土地有厚德，普载万物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；文学也有厚德，感物化人，载情载性，载道载言。

父母赋予我们以肉躯，我们用它来饮食男女、劳作、歌舞、耕云种月、记事、形而上地思考。人是大地之花，哲学、诗歌文章和青简是花中之蕊。此物最可人，采撷者自有许多福灾。

寄语汪兰根：我若有好爵，也愿与尔靡之。是为序。

年了，他死的时候，我还小，不懂事。印象深刻的倒是祖母的叹息，我那时十几岁，正是毛毅衡这个年龄，祖母几乎每天都对我说同样的话：“人死的时间太长，活的时间太短。”后来，她也死了。

礼拜三的中午，我在上楼梯的时候，与毛毅衡撞了个满怀。他没想到我会在这时候回家，显得有些慌乱，但很快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在他与我交臂而过的瞬间，我嗅到他身上有着浓烈的烟味。对于孩子来说，抽烟当然是一件不便公开的事，况且是在自己家里。而在我的门前，是几个被踩得稀烂的烟头，门上写着：“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，上网的时间太少。”后来，临出门的时候，我想了想，也在门上写了一句：“房租太高，门外太吵。”字写得东倒西歪的，没毛毅衡好。

这以后，毛毅衡就不再到我门上写什么了。我们讲和了。

白鹿山庄的往事

尹新生

初秋，菓子湖水波光潋滟，天空湛蓝高远。小船在碧波中行驶，鱼潜水底，鸬鹚飞翔，岸边绿柳垂丝，青山如黛。菓子湖沿岸人文荟萃，遍布名人足迹，有清官江召棠故居，方以智白鹿山庄，状元龙汝言家乡等，每一个足迹都是一段故事，每一段故事都刻印着历史的车辙。

在沿岸众多的历史遗存中，我最想追寻探访的是“白鹿山庄”。

回望明清文坛，桐城“桂林方”有其难以磨灭的史绩。“布衣祭酒”方学渐是桂林方氏的重要一员，他在桐城桐溪之畔创建桐川会馆，首开桐城设馆讲学之先河，一时名流汇聚，学者如云，从此桐城文坛学风渐盛。晚年潜心著述，相继完成《心学宗》《性善译》等著作。万历四十三年方学渐去世，葬于枞阳莲花山，长子方大镇乞假归桐庐墓。

方大镇是万历十七年进士，官至大理寺左少卿，政声卓著。他与当时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、顾宪成创立首善书院，讲学其中，阐述易理，名震一时。明朝晚期朝廷党争激烈，东林党与魏忠贤阉党势不两立。北方后金的势力正在不断壮大，大明腹地灾荒不断，民变时有发生。方大镇身处朝廷高位时时受到阉党掣肘，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，他预感到天下不久将乱。

庐墓期间方大镇曾涉足白鹿山。此地岩壑深邃，竹树清嘉，南面长江，东临菜子湖，与大小龙山相依，风水绝佳。离安庆郡城不远，出可沿江远行，退可隐而读书，又可照顾近处父老墓地，往来城中也很方便。方大镇于天启二年在白鹿山购置了包括山场、山下长河及田地等庞大产业。

天启四年方大镇辞官，携夫人归隐白鹿山庄。白鹿山虽没有天柱雄伟，但登之颇有凌云之意；白鹿湖虽没有大海宽广，但舟于其中即有悠然胸怀。他将山庄的中堂命名为“荷薪馆”，且在白鹿山庄写下了《宁澹居文集》《荷薪义》，整理了《桐川讲义》等著作。希望将来子孙能于乱世之中，有此专心诵读之地，让山水的纯厚天真荡于胸襟，以涵养高远志向。

方大镇之子方孔炤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，历任嘉定、福宁知州，兵部职方郎、湖广巡抚等职，曾与父亲同朝为官，他是明末极其罕见的文武全才，方氏学派的中坚人物，为官清廉，刚直忠贞。天启五年，因反对魏忠贤私舞弊推荐其侄儿为伯爵，被魏阉削职为民。方孔炤回桐城后携子方以智、方其义往返于城中廷尉第和南乡白鹿山庄之间，令孙父子相率探讨学问，诗词唱和。方孔炤撰文赞叹白鹿山水：“真是梵境幽曲，清音画外，蓬梢风信，醉中禅意，溶溶江月，澹澹梅梢，人生得此佳境，把酒其间，诵诗抚琴，其乐何极！”

方孔炤并没有沉湎于山水景致中，任兵部职方郎时所撰的《全边略记》正是在白鹿山庄成书完稿的。时局混乱，方孔炤试图探索破解之道。

天启驾崩，崇祯登基，清除魏党，被重新录用的方孔炤勤以办职，廉以临财，受到崇祯称赞并迁升尚宝司卿。

崇祯四年方大镇去世归葬白鹿山。方孔炤乞假回桐在白鹿山庐墓三年。此间，阶级矛盾不断升级，烽烟四起。崇祯七年桐城爆发民变，城内多家高宅大院被烧毁。方孔炤由白鹿山庄赶回廷尉第，与县令、乡绅和长婿孙临共商对策，平复民变。随后张献忠部围攻桐城，方孔炤率众守城，击退敌方三次攻城，桐城获“铁打桐城”之称。

服孝在野的方孔炤于崇祯九年复职，两年后由阁部杨嗣昌推举出任湖广巡抚，在与张献忠的战斗中，获八战八捷的辉煌战绩，但在“香油坪”一战中，却因杨嗣昌指挥调度失策而败。方孔炤反遭杨嗣昌弹劾，于崇祯十三年入狱。同年方以智中二甲进士，授工部观政。方以智救父心切，手捧血疏膝行鸣冤。崇祯说：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。方孔炤免死减刑出狱，不久官复原职。方以智任翰林院检讨、太子侍读。父子二人报效朝廷雄心复起。

谁知风云突变，李自成大军向北京进发，后金改称“大清”，而大明朝廷内部仍然争斗激烈。终于，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攻破北京城，崇祯自尽。

国变朝改，方家归隐白鹿山庄。方孔炤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愁苦悲壮的最后十年。十年中，长婿与清军作战阵亡，母亲忧思成疾仙逝，次子方其义英年早逝，长子方以智逃亡在外，儿媳潘翟万里寻夫不知所踪。一家人愁肠百结，白鹿山庄笼罩在悲切的氛围中。方孔炤在白鹿山庄仍然带病埋头著述，试图以文教天下，以坚韧的毅力完成了《周易时论》。

在一个极寒的严冬，方以智回到白鹿山庄。他讲述了自己八年的流亡经历：被李自成俘获，严刑拷打，誓不投降，清军打败李自成后乘乱逃脱，投奔南明弘光政权，却遭到阮大铖（阉党余党）追杀，只得易姓名逃命天涯，披缁为僧，在南方联络组织抗清力量相机复明。皖地官员听闻方以智回桐，纷纷到白鹿山庄强请他出任，不愿在清为官的方以智直奔南京天界寺正式受戒为僧。

顺治十二年，方孔炤悲愤成疾逝于白鹿山庄。方以智庐墓结束后禅游江西讲法，著书，他一生著有《通雅》《物理小识》《东西均》等书籍近四百万字，对哲学、自然科学、医学、佛学都有深入的研究，被后世誉为“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”。

几个世纪的烟云飘过，白鹿山庄已经淹没于时光深处。朗朗的诵读声、悲戚的叹息声似乎随风入耳，又随风而去。

人生不过是匆匆过客，富贵贫贱都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，唯有山川与人的精神永远不朽。我们乘船返航，流水哗哗有声，仿佛诉说着无尽的往事……

